

萬水千山哭母親

莊烈

門內滄桑事，三人隱痛深，淒涼生我處，婉轉夢中尋，

窗外雙梅樹，床頭一素琴，醒尤聞絮語，難謝九原心。

——龔定龔紀夢詩

民國七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接到大妹由黑龍江來信，驚悉母親於七十一年陰曆五月二十一日病逝青島。海天涯角，鐵幕深局，既不能憑棺盡哀，亦不能臨穴涕泣，讀大詩人龔定龔紀夢詩，益增悲慟。

母親！您來也亂世，去也亂世，歷盡人間多少辛酸，飽嚙骨肉分離之痛。兒哀傷有餘，反哺無期，謹將您的一生事蹟寫下來，永存孝思。

官兵搜家機智避禍

母親出身農家，舅舅兄弟四人，她是唯一的女兒，因此頗得外祖父母的鍾愛。不幸外祖父染上了鴉片煙癮，把家產吸窮賣光，在家鄉待不下去了，就在母親十一歲的那年，悄悄的帶着外祖母和四個舅舅，一起下了關東。因為母親已經和我父親訂過婚，不能跟着一齊走，所以外祖父母事前先把母親安置在她舅舅家裡，等到母親發覺了，人已經走了，母親為此曾哭得死去活來。

母親舅家亦種田，那時農村不平靜，到處鬧土匪。因為母親舅家田莊很大，有一股土匪，經常到田莊上騷擾。直到有一天，官兵接到密

報，前往兜捕，有一個老土匪頭兒，沒來得及逃走，便躲在母親房間的大木床底下。官兵逐屋搜索，搜到母親的房裡，母親泰然坐在床上作針線，一點也不驚慌。官兵在床下發現了一口罈子，裡面裝滿了銀元和銅元，貪婪的用手撥弄着那些錢，厲聲問母親道：「姑娘！床底下藏人沒有？說實話！」母親從容答道：「沒有人，錢你們要儘管拿去。」官兵見母親如此鎮定，便相信了。一場滔天大禍，亦消弭于無形。

那個老土匪頭兒，聽到官兵走了，由床下爬了出來，跪在母親面前，嘔的叩起頭來，母親說：「你快逃命去吧！」他才一溜煙跑了。

母親驚魂甫定，舅舅來了，母親便發作起來，又哭又鬧指責舅舅：「舅舅！你好糊塗，如果土匪被搜着了，叫我怎麼做人？」舅舅自知理虧，也給母親跪下了，他說：「如果土匪被搜着了，他們同夥一定要來報復，官府也會以窩匪論罪。」最後舅舅哭了：「一場滅門大禍，幸虧外甥女救了我們全家。」母親心軟了，便原諒舅舅。

我小時候，不止一次聽母親講述這段故事。母親說：「那個老土匪頭兒，本來有咳嗽氣喘的

老毛病，不停的咳嗽，但出事的那天，他躲在床下，不知怎的一聲也沒有吭，否則後果可嚴重了，真是謝天謝地！」

後來我祖父知道了這件事，便把母親接到我家裡來住，從此母親便成了我家的童養媳。

母親在我家住到十七歲，又回到她舅舅家裡準備嫁粧，十八歲就與我父親結婚。

母親生得很美麗，足纏得又小，人又聰明能幹。因此左右鄰舍，無不稱羨。尤其母親的一口牙齒，不但整齊潔白，牙齒與牙肉間縫，還有一條細細的、淡淡的藍痕，宛如白玉鑲了邊，越顯得牙齒光潔美麗。原來母親家住在一條小河邊上，終年河水潺潺不斷，她常常到河邊用手掬起河水，合着細沙子一起漱口，據說對牙齒健康，幫助很大，因此母親到了八十二歲，仍能咬得動山東「倭煎餅」。

母親婚後的第二年，便生下我。當我有記憶的時候，我們家道已經中落。祖父死後，父親兄弟五人又分了家，日子過得更苦。父親唸的是舊書，因上代富有，過慣了舒服的日子，祖父過世後，頓失憑藉，全家的生活擔子，都落到母親一

個人身上，但母親從無怨言。

戒打麻將窗外扒牌

後來父親在鎮上謀得了一個英商火油公司的經銷權。那時非但我們全縣沒有電燈，鄰縣亦然，夜間照明，全靠油燈，因此銷路很好，我們的家庭生活也改善了。

我的祖籍是山東省日照縣濰縣鎮，那是一個小海港，有火輪通往青島、上海，商業很發達，文風亦盛，諾貝爾獎得獎人丁肇中，就是濰縣鎮人。

後來父親的交際圈子越來越大了，交往的商人，有日本人，也有德國人。爲了商場上的應酬，父親時常和外國人在一起打牌。有一次，父親和日本人在櫃房裡搓麻將，被母親知道了，她執心父親會沉湎在賭博上，便找來了一根扒草用的長柄扒子，悄悄來到櫃房窗下，趁大家都在聚精會神的看牌，把扒子伸了進去，在牌桌上只一扒，麻將牌嘩啦落了一地。待大家看清楚是母親的時候，哈哈一笑而散，從此父親怕太太的名聲便傳開了。其實母親四德俱備，父親也不怕她，有幾件事可以證明：父親一生節儉，除了玩古董字畫，捨得花錢外，其他一文也不亂用。

萬水千山哭母親

北方農村，五天一個「集」，供人民採購日用品。如同南方的「趕墟」「趕場」一樣。到了趕「集」的日子，商販雲集，應有盡有。母親每到趕「集」的那天，便到櫃房，向父親支錢採辦五天的給養用品。往往站在櫃臺外邊等上很久，父親只躺在櫃房裡的小床上，吧噠！吧噠！的吸

着旱煙袋鍋，就是不理。母親輕微嘆聲氣走了，一會兒又來，就這樣耗下去，一直等到父親給了錢，母親才走。母親非但不生氣，反說父親賺錢辛苦，心裡不忍。這件事雖然已過去半個世紀，我每一憶及，仍爲母親不平，母親！何其偉大。

我是長子，我下面有一個弟弟，長到八歲生病死了，記得母親每天都坐在墳頭上哀哀而哭。這件事留給我的印象很深，因此後來凡是我的子女婚嫁，或者出國，我都會傷心哭泣。可憐天下父母心，唯父母者知之。

在我十一歲的那些年，我們家裡仍然很苦，膠東人民的主食，不是米，也不是麵，是一種很獨特的食物，叫做「煎餅」的。「煎餅」是用雜糧或小麥作成的，製作過程很麻煩，先將糧食用水泡過，再用石磨磨成糊狀，然後用一種大圓鐵平鍋，山東人叫作「熬子」的上面烙，熱了後，一張一張的從「熬子」上揭下來，其薄如紙，吃的時候把菜包在「煎餅」裡，就可以了。這種食物，有一種好處，能儲存很久，我家吃的就是「煎餅」。作「煎餅」都是我和母親的工作，幹這種活很苦，時間又長，有錢的人家，都是用驢子磨，我們家裡窮，養不起驢子，父親高高在上，是一家之主，弟弟妹妹們年齡又小，自然落到我們母子二人身上。

到了拉磨作「煎餅」的時候，天朦朧亮，母親就起來了，在床邊輕輕的喚着我的乳名：「倫孩！起來拉磨啦！」我嗯！一聲，翻過身又睡了，母親再叫，我仍不理，母親不忍叫下去了，便獨自坐在床前的木凳上，默默的等。直到我起

來了，母子二人，一人一根磨棍，穿上繩索，套在磨盤上，然後將磨棍頂在肚腹上，像走馬燈一樣，開始圍着石磨繞着圈子轉，一轉就是好幾個小時，那種苦頭我是吃够了，也怕死了。本來嗎，那是牲畜幹的活兒。

糧食磨好了，母親還要上「熬子」一張一張的烙，一忙就是一整天。冬天還好，夏天被火烤的汗出如漿，母親的腳又小，彷彿只有三寸那麼大，那些年不知母親是怎樣熬過去的。

喜聽說古唱木蘭辭

母親喜歡聽古，也會說古，我好多故事，都是母親在磨房裡講給我聽的，連她那個智救老土匪頭兒的故事，也是在磨房裡聽到的。

母親不識字，却能背誦很多首詩詞，她說：「都是當姑娘的時候，說書先生教的。」她向我唱「木蘭詞」把「朝辭爺孃去」唱作「旦辭爺孃去」，當時我認爲她唱錯了，後來書讀多了，才知道她沒有唱錯。母親說：「木蘭有丈夫，名字叫王劍君。」我說：「這真是奇聞，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木蘭有丈夫。」母親說：「那木蘭出征回來，她的未婚夫王劍君去看她，木蘭怕羞不見。」接着母親扮木蘭唱道：「槍刀劍戟俺不怕，好難見的王劍君。」母親說：「唱本上是這樣說的，錯不了。」

母親管教我嚴，我小時候頑皮，因此挨了不少打，直到我大了，我又是長子，母親便捨不得碰我一下了。好穿的、好吃的，都留給我，我也喜歡和母親在一起，母親到鄰居家串門子，

我也跟在後面，好像一隻跟尾巴狗，鄰居常常笑我：「快娶媳婦了，還離不開娘，不害臊！」

那時北方農村很苦，莫說：「三月不知肉味」，「三餐不繼」更是常事。我家的祖宅很大，地上舖的石條都有丈來長，重逾數千斤，夏天坐在上面很涼爽。有一年夏天夜裡，我與母親坐在石條上乘涼，口渴了想吃瓜，可是沒有錢買，我便乘黑摸到叔叔的瓜田裡，偷摘了一個西瓜回來，母子二人分享，其樂融融。這件事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，當時的情景我仍然記得很清楚。現在我衣食無慮，兒女繞膝，已不是當年那個偷西瓜的小子了，我寧願時光倒流，偷得西瓜再與母親共享。能嗎？

母親和天下的母親一樣「望子成龍」。我小的時候，母親常找瞎子給我算命，瞎子說：「這孩子犯走馬星，不會待在家裡。有官星照命，將來會當官。他娘有三籠氣包，兩籠肉包。」瞎子的話，只說對了一半，因為我小時候頑皮，母親已吃足了我三籠「氣包」，至于兩籠肉包嗅還不會嗅到，便棄我而去。

送子從戎遭匪清算

民國二十六年，我十八歲，春天三月裡，我到南京進軍校。走的那天，母親跟在後面送，一路走一路哭，當時我不知為何那麼心硬，一滴眼淚也未掉。那裡想到，那次分別就是十一年，直到民國三十八年，才在青島，母子重逢。

國家經過連番天翻地覆的巨變，演成了人間數不盡的慘劇。民國二十八年底，我在步兵學校

畢業，派到陸軍第二師任中尉排長，參加過廣西崑崙關戰役後，因部隊傷亡慘重，二十九年部隊調到湖南祁陽縣整補。這時抗戰已經進入第三年，大半河山已經淪陷，戰事節節失利，我在祁陽寫了一封家書給父母，又剪下頭髮一縷，指甲數枚，一起裝進信封。信上說：「此生恐怕不能再見，剪下頭髮一縷、指甲數枚，此皆受之父母，見了如同見到兒子一樣。」這封信，一共走了三個月，終於送到父母手裡。勝利後，我回到青島，才知道母親收到那封信後，睹物心傷，一連哭了數日，吵着向父親要兒子，父親急了，便說：「兒子走，你也同意的。」

父親為人善良，是出了名的好脾氣，他從不打罵子女，對母親更不用說了，但有一次，他却打了母親。那是抗戰期間的事，山東早已淪陷，日軍只佔據點線，廣大的淪陷區，遍佈日軍，偽軍、遊擊隊和八路軍，情況混亂，燒殺擄掠，民不聊生。我家在偽軍控制區，有一天，父親叫我的大弟弟，到八路軍佔領區去收賬，天晚了還沒回到家，母親急了，埋怨父親，不應該叫孩子到那種鬼地方去。父親正在心焦，一時急了，順手在地上撿起一根細鐵絲來，朝着母親臉上抽去，母親的額角立刻綻開一條血口，母親委屈的只是哭，從未想到報復是什麼，母親的賢德，就是這樣的。

日本投降後，我的家鄉來了共產黨，因為我是中央軍，便成了罪魁禍首，家族自然跟着遭殃，列為鬭爭的對象。父親機警，先帶着大弟弟逃到青島，投靠親戚。只留下母親和兩個小弟弟、

一個妹妹在家鄉，被「掃地出門」。在鬭爭會上，母親還被一個本家的叔叔毒打了一頓。以後母親便帶着三個孩子，白天沿門求乞，晚上睡在晒谷場上的茅棚裡。母親性情剛烈，怨恨無處發洩，只要看見貓，便切齒罵道：「老貓（毛）！我吃你的肉！」畜生無知，看見母親發怒，吃驚的豎起兩耳，瞪瞪眼睛跑了。

十年睽別青島重逢

三十八年春，我由東北入關，先到北平，再經天津，搭火輪赴青島。這時我們全家都已逃到青島。

「將軍百戰死，壯士十年歸。」血戰八年，尙書郎沒有我的份，只混到一個小小的校官，加上一位「援收夫人」。這個芝麻大的官兒，或許就是母親給我算命，瞎子說的「官星照命」吧。船到青島的那天，正好是夜晚，戒嚴不能上岸。我站在甲板上眺望，只見萬家燈火，一片通明，燈下就有我的母親。偏偏還要耽擱一晚，真是心急如焚，整夜不能成眠，

天亮了，來接船的只有我的叔叔、堂哥和弟弟，為何不見雙親到來？我的心狂跳不已，心想莫非母親出了甚麼事不成？其實我們全家六口，都安然地住在姑媽家地下室裡。當我走進姑媽家大門，在院子裡，首先遇到姑媽，我跑向前去，抱起姑媽放聲就哭，一直哭到姑媽的房裡。這時仍未見母親的踪影，只見弟弟妹妹們，圍在那裡，個個流淚滿面。我問姑媽：「我娘呢？」姑媽走向窗口，探身叫道：「二哥、二嫂！快來！」

母親在地下室聽到呼喚，與父親同時來到姑媽房裡。朝也盼，晚也盼，盼了十一年，終於盼到慈母投懷，我忍不住跪在母親面前，放聲大哭。

在青島與父母僅僅相聚了三個月，因局勢轉變，我携妻陪同姑媽先到了上海。不幸上海于三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放棄，跟着青島也相繼不守。我輾轉來到臺灣，從此與家鄉音訊隔絕，長達三十餘年之久。直到兩年前，我有一個親戚到加拿大多倫多讀書，便託他轉了一封信回家，才與家中取上連絡。知道父親已于十年前過世，大弟弟也病故，大伯母、三個叔叔亦相繼作古，妹妹們都下放到遙遠的農村「插隊」，嫁給了當地的農夫。大妹妹去的最遠，被放逐到黑龍江，已是幾個孫子的奶奶了。

記得二十六年我離開家鄉的時候，大妹妹還是一個玩「扮家家酒」的小姑娘，竟然變成白髮老嫗，前塵往事，何堪回首？唯一可告慰者，母親仍然健在，還住在青島，已年高八十二歲了。我接到家信後，曾哭了好幾天。已經過了三十多年了，家中變化如此之大，早是意料中事，不過一旦秘密揭開，任憑誰也承受不了這種打擊。

母親由青島寄來了一張黑白照片，我幾乎認不得了，頭髮全白了，臉部乾癟的像一張枯樹皮。在我的記憶中，母親是美麗的，我無法相信母親會變得如此的蒼老。我攬鏡自照，自己不也兩鬢飛霜了嗎？何況母親，我持着母親的照片哭了。

思子成淚飲恨以歿

以後我陸續託朋友，由香港寄錢回家，接濟母親。母親來信，一再催我回家一趟，她說：「我年歲大了，日子已經不多了，母子見一面，死了也瞑目。」怎奈我處境不同，揮翅難飛。我只有寫信騙母親：「兒子就要回來了，將來回家，每天陪着您，一起吃飯、睡覺，寸步不離。再買一部手推車，闖了，兒用車推着您，一起去散步、逛街。晚上在燈下聽您講古。」

母親收到我寄去的第一筆錢時哭了，我知道那是歡喜的眼淚，母親把這筆錢，大部份用來作了壽衣。她說：「我不能和你父親一樣，光着身子走的。」原來父親晚年，有輕微中風，行動不便。

有一次，共產黨挖地道，用炸藥轟，父親正睡在床上，被震下地來，因受驚過度，從此一瞑不視。死時因為家裡太窮，連裹體的衣裳也沒有，就草草葬了。因此母親很重視這件事情。母親是戲迷，所謂：「戲臺底下掉眼淚」她就是那種典型的婦女。母親晚年寂寞，常到鄰居家看電視，多少年來，一直夢想自己有一臺電視機，但在大陸，一臺十二吋黑白電視機，高達新臺幣七、八仟元，買不起。不久前，我一次寄回去兩萬元，母親終於有了一臺屬於自己的電視機。海天遠隔，鐵幕深垂，我正在等待分享母親看自己的電視的快樂，得來的竟是母親的噩耗。

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購閱

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

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中央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。要目有：唐山、上海交大生活。留學美國準備一年。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。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。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。赴美爭取鐵路器材。聯總救濟工作。行政院救總工作。回憶民航空運隊。避難香江十年。晚年在美教書奇聞。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全書陸佰叁拾頁。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。精裝本台幣肆佰伍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。